

走过黄屯老街

□ 刘政屏

去黄屯老街之前,我从没有听说过它,但是去过之后,便感觉自己不但忘不了它,而且还会时常想到它,想它的历史与劫难,它的现在与未来。感觉其中有些东西,还真的是值得玩味,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

据说黄屯这个地名是源于东汉末期的180年,黄穰起兵造反,在此屯兵。800多年后,黄屯老街初具规模。老街形成的原因,在于临水,黄屯河由南而北,汇入杨柳大河,物资交换的扩大导致物流业的发展,生意人聚集在一起,渐成规模,黄屯经济和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最终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若不是清雍正(1730年)的那一场大火,老街该是怎样一种规模和风貌,我没办法想象。

从大火前的东西走向到大火后的南北走向,再经过1949年之后几次大的改建和扩展,原有始建于明清的老街民居多已消失,目前仅有明代民居3户5间,清代民居13户49间。

经济不够发达,有些偏僻,都是黄屯老街鲜为人知的原因,它按照那块土地的节奏,缓慢发展着,形成一种各个年代建筑混杂的状态。可能有人会觉得可惜,毕竟很多的老建筑已经或者正在逐步地被拆除和取代。但黄屯的老百姓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需要改善或者改变,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黄屯老街不是想象中的徽派建筑,也不是花大价钱建造起来的仿古一条街,很生活,很真实,除了已完成的老街石板路、雨污水和强弱电管网的铺设,基本上可以说是原生态。

当然,这样的原生态也许不会被一些人看好,觉得它不够老,不够土,不够穿越,但在我看来,黄屯老街的特色在于它的多样化和包容性,各个时期的建筑汇聚在一条街道的两侧,其本身就具备一种个性和特色。

老街没有想象中那么繁荣,甚至还有些冷落,估计与不是赶集日或者赶集的时间有关,但老街有一种气韵,那种休闲散淡的感觉让你熟悉又陌生。

黄屯的竹器远近闻名,从生活用品到生产用品种类不少,竹器店立体陈列着的大小竹制品,时常让路过者驻足,不过主人似乎不是很在意似的,常常是在

里间做着什么,店铺里因此显得格外宁静,仿佛空气在竹器空间穿梭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铁匠铺里,年逾古稀的老铁匠独自一个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叮叮当地敲打着,火星溅起的时候,可以看得出老人脸上的落寞和执着。据说老人的生意还不错,周边农民赶集的时候少不了买把刀子剪子铲子什么的。我看了那铲子,真不错,像一件拙朴的工艺品。

理发师傅也是寂寞的,瘦弱的身子靠着门边,雕塑一般,眼珠半天都不动一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清冷之气。倒是那做大饼的汉子,和妻子一起有板有眼地炒面、加水、和面、制饼,为老街增添一缕生活的气息。

老街的人似乎还没有多少所谓的旅游意识,他们更在意的,似乎还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感受,走在这样的街道,感觉的确是独特的,这是不是它的特色呢?我说不准。

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应该抓紧时间去做的,比如老街上一一些指示牌和文字介绍,一些图片图册和折页的制作;比如土特产的挖掘和优化,纪念品的开发与设计。既然要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和影响,那么就要花一点心思,在吃喝玩乐诸多方面有所作为。注入文化元素,形成自身风格,满足各种人群,所谓旅游区,无非如此。

其实我挺担心黄屯老街那些低矮的围墙、颓毁的老屋,担心它们会在某次大规模的改造中被完全抹去,担心老街的居民们的生活会因为某些过于功利因素的介入而彻底改变,生活的目的有时候是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大多数时候应该回归其本质,体现生活的本意。

当然,也许我的担心有些多余,尽管黄屯老街2015年被评为安徽省首批千年古村落之一,同时入选2015年合肥市十大影响力品牌,但它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的旅游生态都不是很好,短时间内很难形成规模和气候。那么,它或许会因此长时间处于一种“慢”的状态,让那些偶尔的闯入者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一种另类的欣喜。

走过黄屯老街,我在想,没准,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安排。

山里的西瓜

□ 张梅



山里的西瓜甜,滚圆,油绿的花纹,或者像椭圆的大青石,花纹淡淡,抱起来沉甸甸的,得有把力气,拍几下,脆蹦蹦的响,嘴里念叨着“好瓜”,极满意地递给卖瓜人,称重,有主客皆欢的喜悦。

拿不定主意时,卖主询问:要不要打个“探子”。心想西瓜买回去也是要剖开吃的,于是同意。卖主用长卷刀旋即插入瓜皮,顺带出一块,看瓜瓤红艳艳的颜色,会意付钱。带了孩子的,迫不及待地吧旋出的瓜咬上一口,小嘴咧着笑了。卖主这时不无自豪地说:我种的瓜不用试的,自家吃的也是它们,还能蒙人?那比风衣纽扣大不了多少的瓜皮暂时还是盖回去。

这些瓜多是红瓤黑籽的,每粒瓜籽油亮亮的,吃的时候从嘴里滑出来,根本不用特意吐。充沛的汁水流得满下巴都是。幼时,狼吞虎咽时总会将瓤和籽一并吃下,心里存着担忧,会不会在肚子里发芽。纳凉时老人们拿这个打趣我们孩子,这种担忧只有过了夏天才渐渐忘记。

瓜籽存在竹簸箩里,用水冲冲,烈日下晒干,存得多了,父亲炒熟了给我们当零食。南瓜子也是这么存着的。落在地上的瓜籽,井台边的,树下的,老房子墙脚夹缝中的,会自己透出来,巴掌大小的叶子,筷子粗的藤,只是长不了多远。

有的瓜瓤沙沙的,吃在嘴里甜且粉,味道也好。吃西瓜的月份并不长,到立秋,父亲还会买一个瓜,说是能吃了打猪毛。一年到头吃猪肉,皮上总会有没除净的细毛,立秋那天的西瓜是必须要吃的,有没有打下猪毛并不知道。

最美妙的吃法是将瓜放在井水里冰镇。老屋前有口井,井台边晨起和傍晚时分最为热闹,桶撞击着井壁,咣啷响,左邻右舍依次打着水,没有人争。井水被拎上来后泼泼洒洒,井台上的青石地皮全是湿的。总是喜欢把手插进桶里,凉意沁人。西瓜在桶里沉沉浮浮,最后安定下来,直到凉气浸入才剖开吃。再打来桶井水,泼在竹凉床上,躺上去,看星斗,听长辈们说着来历不明的鬼故事。

七月下旬,暑气愈重,想买到好瓜已是不易,瓜熟易老,品种也大相径庭,买到若是皮厚的,剖开来里面已经干缩,经络显出,瓤内中空,让人不免遗憾。到大暑过后,地里的瓜开始拉藤,拉藤子瓜更没吃头,这一年吃西瓜的时光接近尾声。

院中养了十来只鸡鸭,暑假会去城外打捞整篮的浮萍,塘边落脚的石板壁上吸附着螺蛳,用手一擦,便是一大捧,回去把浮萍野菱角菜倒在食盆里,螺蛳用锤子敲碎拌进去,鸭子崴着胖墩墩的身体过来,扁嘴巴一阵猛插,吃得极为欢畅,浮萍划拉得满地都是。日暮时分,带上旧竹篮,拿上火钳,绕着城中的路慢慢寻着,是为了捡拾西瓜皮,运气好的话,卖瓜人的板车边,有裂开坏损的瓜,蹭过去,脸火烤似的,低着头,用火钳费力地夹进篮里,东找西寻,要满满一篮才肯回去,交给父亲,用水冲洗,剁碎,成为鸡鸭的美食。

七月,食瓜,拾瓜皮,鸡肥鸭壮,忆一段西瓜往事,沁人的不仅仅是西瓜的甜汁了。

黎明(外一首)

□ 王新亮

一缕阳光穿越
惺忪的曲唱
踏出幽暗之梦
迷睡汉子驾驶着陈旧的车
摇晃在颠簸的道路上
熟悉的陌路人
却嘻然隔岸眺望
汽笛

急速坠入泥潭
空头白话的变幻
意向将暴力装扮
语言
重重陷入重重浩劫
望远山渐近渐远
回首嫣然的黎明

山村的老石磨

□ 王新亮

村口
静躺着一块石磨
每天 望山头的日生日落
守候着 背书包的山娃早归
石匠从山崖上搭救回来
年轻的石磨
雕琢

使他拥有粗糙的肌肤
强壮的体魄
感恩成为一种付出
他与自己的兄弟撕磨
伤痕碾碎谷物
挤出浓稠的浆
背书包的山娃归来了

老石磨的甜蜜洋溢在脸上
山娃有出息了
他要让山里人都走出山窝
一条宽敞的路通向山外
老石磨成了基石
只为了
山崖上与石匠的承诺